

天津卫的

金枝玉叶

林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天 津 卫 的

金枝玉叶

林 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韩亚君

赵日升

封面设计:许 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卫的金枝玉叶/林希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ISBN 7-5006-3461-7

I. 天… 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41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75 印张 3 插页 210 千字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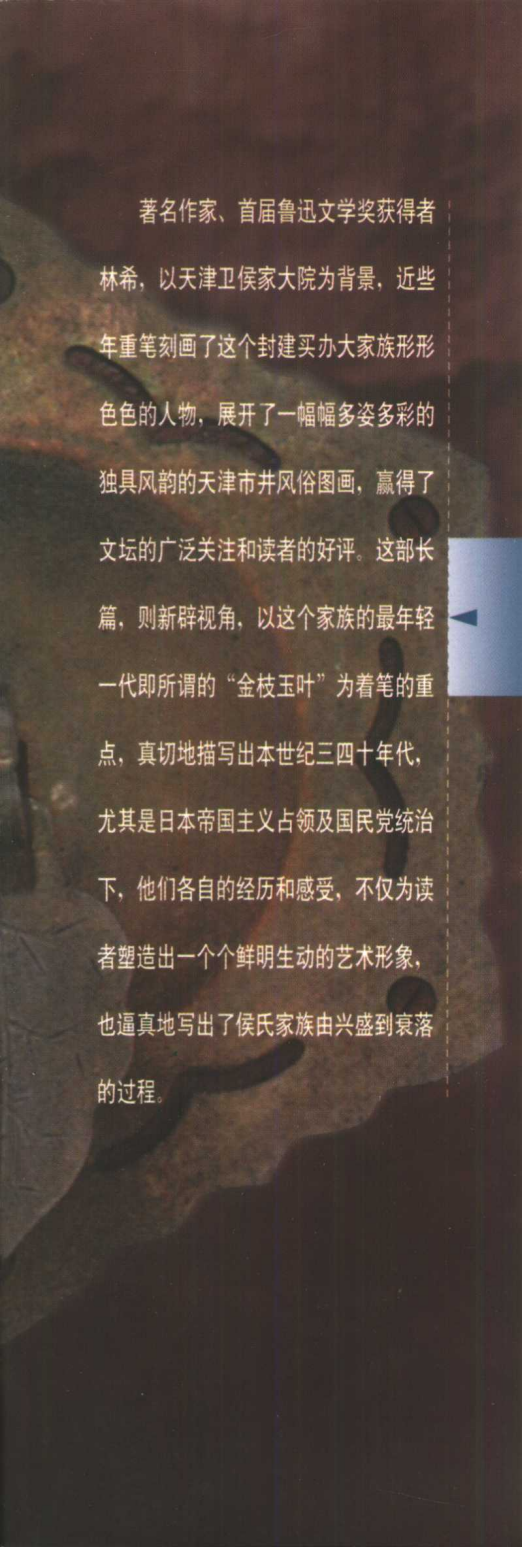
ISBN 7-5006-3461-7/I · 751



作者近照

穿行过岁月的黑暗隧洞，
惟爱给过我们光明。

——题记



著名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林希，以天津卫侯家大院为背景，近些年重笔刻画了这个封建买办大家族形形色色的人物，展开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独具风韵的天津市井风俗图画，赢得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和读者的好评。这部长篇，则新辟视角，以这个家族的最年轻一代即所谓的“金枝玉叶”为着笔的重点，真切地描写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及国民党统治下，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感受，不仅为读者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也逼真地写出了侯氏家族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红宝石长篇小说文库

《天津卫的金枝玉叶》 林 希

《孤城日落》 彭荆风

《地狱门口的上帝》 王云高

《铁营房》 施 放

《走过“天堂”》 桂雨清

责任

编辑

韩亚君

赵日升

装帧

设计

许 欣

1

侯家大院里金枝玉叶、金童玉女们的故事，要从我们的吴三爷爷说起。

每天早晨准时六点，吴三爷爷打开侯家大院的院门，第一个从侯家大院出来，站到了府佑大街上，头一件事，他把侯家大院门外打扫干净，第二件事，就是关照侯家大院清晨的种种例行“公事”。

侯家大院清晨头一件大事，就是要为我爷爷准备好泡茶的头一壶开水，我爷爷的生活习惯，去美孚油行上班之前，一定要在家里喝滋润了早茶。早茶喝不滋润，我爷爷就一天没精神，看着谁也不顺眼，动不动地就和人发脾气。而老天津卫的家家户户，早晨是不点火的，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水铺打水，府佑大街东头老和轩水铺，头一锅开水不外卖，全部供应侯家大院。送进侯家大院洗漱用的热水，自然不必烧开，但为我爷爷泡茶的水，却一定要烧得滚沸，否则我爷爷一“品”，就“品”出水铺掌柜的不规矩来了，一个“不是”发

落下来，吓得水铺掌柜得到我们侯家大院来“道”罪。就是“道”罪，也不敢进院门，只是立在院门外向院里的吴三爷爷说一声：“禀报老太爷，那天的水落下开儿去了，也就忽略了给老太爷泡茶的事，以后当心着，求老太爷宽恕。”吴三爷爷压根儿也不往里面传话，只是对水铺掌柜说道：“以后当心就是了，老太爷也没说什么。”这样，水铺掌柜才战战兢兢地走回水铺，第二天，他精心地守着大锅，亲自看着水沸起来，立马儿，就把才开的水送到侯家大院来了。

吴三爷爷早晨要关照的第二件事，是各房各院的水缸挑满了没有？府佑大街老和轩水铺，清晨头一车水，一定要给侯家大院送。那时候自来水管道只通到水铺，就是再富的人家，意国自来水公司也不把自来水管道通到你家里来。意国自来水公司是为租界地服务的，中国人能喝上自来水，就够“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了，再想方便，人家就不侍候你了。所以，全府佑大街家家户户用水，都是老和轩水铺的人夫往各家各户里送，而我们侯家大院是必保的重点户，先要把侯家大院的水缸挑满了，然后再给寻常人家送水；所以，府佑大街上的人家到水铺来催人夫挑水，进得门来先要问：“侯家大院的水缸挑满了吗？”他不敢质问为什么到了这样的时刻还不给他家送水？

操持过送水的事之后，下一桩事，就是倒泔水。那时候没有下水道，小门小户人家用过的废水，随便推开院门倒在门外就是了。我们侯家大院的废水，就倒在几个大泔水筒里，每天早晨有人把泔水筒担出去倒掉。你可别把倒泔水的事看小了，这里面可是隐藏着大问题呢？据说老辈子上就出过事的，也不知道是哪道宅院里的一个孽障儿孙，一件件地把家里珍藏的古董偷了出来，偷出来又带不出去，他就和倒泔水的人夫串通，把那些古

董用油纸包好,放在泔水管里带出宅院。我们祖辈上留下来的珍玩,就是在那个时候流失了的。

有了前辈的教训,吴三爷爷对于倒泔水管的事,一直非常精心,他也不检查泔水管里有没有东西,那也没有办法检查,泔水太脏,远远地就有一股酸味儿,谁也不肯弓下身子看那里面有没有藏着什么东西。但是,吴三爷爷眼皮下面,多少年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偷带东西的事,吴三爷爷避邪,据说心里有鬼的人,见着吴三爷爷腿就哆嗦。

倒泔水管的事操持过去之后,吴三爷爷还是站在院门口,这时候各房各院大厨房出去采买的人就该回来了。吴三爷爷自然不会询问他们都买回来了什么?吴三爷爷只是和他们随便地说着话。没买什么特殊的東西,采买的人随随便便地就进院里去了;买了什么特殊东西的,就一定会对吴三爷爷说:“今天市儿上遇到好东西了,红腿野鸭,一把十只。”说着,采买的人还把他刚刚买到的野鸭子拿出来给吴三爷爷看。也不是向吴三爷爷汇报,就是告诉吴三爷爷,快吩咐大厨房的人,给我爷爷也去买这种红腿野鸭。

各房各院里的事情操持过后,吴三爷爷就开始为我爷爷和我老爸准备车子了。我爷爷和我老爸去上班,家里有专用的车子,当然也不是小汽车,那时候满天津卫,也就是才只有几十辆小汽车。那时候拥有小汽车的全都是租界地里的洋人,还有市长、议长呀什么的,类如我们这样的人家,是没有小汽车的。我爷爷和我老爸上班,只是坐自己家里的洋车,也就是胶皮车。那时候的胶皮车有许多等,最阔气的,就是大户人家专用的胶皮车,其次有“包月车”,还有街上跑的“散座”,那就是骆驼祥子拉的那种洋车。

拉车的人夫把胶皮车拉到门外，停在那里等我爷爷和我老爸出来登车，吴三爷爷先要检查车子擦得干净不干净，还要检查车铃响不响，冬天，还要检查车篷子严不严。检查通过，我爷爷和我老爸出来才登车而去。检查出有什么不合格的地方，吴三爷爷就一定会嘱咐车夫们说：“回来好生把那些地方修理修理。”

把我爷爷和我老爸送走之后，吴三爷爷还站在门口，等着一个个地送我们侯姓人家的金枝玉叶去学校。第一个从院里走出来的，是我们的六叔萌之，他先是在南开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南开大学，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才离开侯家大院。在我的印象里，六叔萌之总是第一个往学校跑的人，看他每天累累巴巴背书包的样子，使我对于上学一直没有好印象，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从那时候我就发现了。

六叔萌之虽然比我长十几岁，但在侯家大院，他是“孩子头”。六叔萌之比我老爸小二十岁，比我母亲只小十八岁，我母亲嫁到侯家大院来之后，第二年生下了我的苓儿姐姐，和我母亲生苓儿姐姐的同时，我奶奶生我的六叔萌之。婆媳二人同时“占房”，据说是吉象，可是我奶奶自己觉得特不好意思。就为了自己到了四十五岁还和儿媳妇儿“同甘共苦”，我奶奶很是生了我爷爷的气，从此我奶奶吩咐人给我爷爷单独整理出一个房间，让我爷爷一个人在里面独享其乐。我爷爷自然也不想回我奶奶的房间，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写字。我们儿孙们怕爷爷寂寞，就往爷爷房里跑，晚上爷爷把我们拢到他房里写作文，算算术，也就算是天伦之乐了。

晚上侯家大院的金枝玉叶们聚在爷爷的房里读书、写字，一直要到吴三爷爷来催促我们该回自己房里去了，爷爷才让吴三爷爷把我们一个一个地送回去。怎么就是在爷爷的房里，回房

还得吴三爷爷送呢？侯家大院很大，爷爷的房间在正院正厅，就说我和哥哥、姐姐们吧，我们和母亲住在二道院，从爷爷的房间出来，要穿过一道长长的回廊，还要过一道院子，才能到我们的房间。院里就算是有灯吧，可是回廊里也是显得很暗，有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蹿出来一只猫儿呀什么的，怕把宝贝儿们吓着，所以我们晚上回房，一定要吴三爷爷送，送到房门口，吴三爷爷要看着我们进了房间，还要等我们在房里说一声：“吴三爷爷，你回去吧。”这样吴三爷爷才会离开我们这道院，回到爷爷房间再去送别的孩子。

六叔萌之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每天都是七点钟从家里出来，南开中学离家不算远，但是乘电车，怎么也是到不了学校；而我们家的规矩，读书的孩子绝对不许坐家里的胶皮车，也不知道是从哪一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就是不许去学校坐胶皮车，孩子们无论是风天雨天，谁也没想过要坐自己家里的车子去学校，能坐几站电车，就坐几站，剩下的路，就自己走。北院里的老九爷娇惯他的宝贝儿子，也是一天外面的风太大，好像他的宝贝儿子那天又懒得去学校，说着，哄着，好不容易人家宝贝儿子答应去学校了，老九爷立即吩咐人备下车子，又询问踏实我爷爷似是上班去了，活似是做贼一样地就把他的宝贝儿子放到车上，拉下车帘，让拉车的送到学校去了。

当天晚上，我爷爷就把老九爷爷叫到我们正院他的房间来，和他个别谈话，我爷爷对他的九弟弟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是心疼孩子？可是如果看着孩子读书也心疼，那就是害孩子了。小时候连去学校读书都要坐车，来日真得了什么差事，他还不得骑人呀？”其实，我爷爷就是守旧，小时候上学坐车的，也未必来日就一定做官，而真到了做大官的时候，也未必就一定要骑

人，坐“奥迪”，比骑人还舒服呢。

所以，吴三爷爷每天早晨一定要亲自看着侯家大院的金枝玉叶们一个个地走出家门，一是送孩子们去学校读书，二也是监督纪律，不许孩子们摆特权。我爷爷说过，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后果就不可想象，影响也不可挽回，全府佑大街上的邻居们就会指着侯家大院说“闲话”，“孽障们呀，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呢。”此言不谬，侯家大院的金枝玉叶们后来一个比一个境遇悲惨，就是应了老邻居当年说的那句话了。

看着六叔萌之去学校，吴三爷爷总要在后面嘱咐几句话，今天是星期三，记得是有体操课的，六先生的运动衣带上了没有？或者是今天早晨天边有霞云，晚霞晴，早霞阴，六先生带着雨伞了没有？要么就是告诉六叔萌之什么地方正在修路，走的时候要当心，或者是嘱咐六叔萌之下学回家的时候要绕开南马路，那一带到了下午车就多。反正这样说吧，一切我们六叔萌之可能没想到的小事，吴三爷爷都替他想到了。六叔萌之当然要说感谢吴三爷爷的话，他还告诉吴三爷爷说，一切一切，桃儿姐姐都替他准备好了，这时候吴三爷爷才放心地点了点头，看着六叔萌之向远处走去了。

六叔萌之离开家门之后，再过一会儿时间，就是下一茬儿小哥、小姐们上学去了，这时候还是吴三爷爷在门外送他们一个一个地向学校走去。送我哥哥去学校，吴三爷爷要检查他的水碗儿，还检查他的墨盒里续没续墨汁，有好几次我哥哥是带着空墨盒上学去的，下学回来撅着大猪嘴，说是老师罚他回家写十篇“大仿”，也就是写十张纸的大字，连我听着都恨他们老师，今天晚上休想和哥哥咬蛐蛐了。

送我的苓儿姐姐和茵儿姐姐去学校，吴三爷爷不说什么话，

就是跟在她们后边走，要一直跟着她们两个过了马路，吴三爷爷才转回身来往侯家大院返，到这时，吴三爷爷早晨值班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吴三爷爷回到侯家大院，自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挑水扫院子的粗事累活，自然是有人做的，吴三爷爷要做的事情，就是照看我爷爷的鸟儿，照看我爷爷的花儿。

我爷爷的几笼鸟儿，比什么都金贵，这些鸟儿每只还都有点怪脾气，稍一侍候不周，晚上我爷爷回来它们就要耍性儿，譬如那只混账百灵，它最会来事儿，每天下晌，快到我爷爷回来的时候，它一准开始哨曲儿，正是在它哨得最欢的时候，我爷爷从外面走进院门，你说说我爷爷高兴不高兴？可是有一天我惹了它，到了我爷爷快回来的时候，它就装哑巴，光在笼子里蹦，就是不哨，这时候无论你怎么央求它，它也是不唱。我在笼子旁边对它说：“不就是下午拿竹竿儿打了笼子一下吗？明天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可是它就是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一定要在爷爷面前告我的状。那时候我不会骂街，我就冲着它挤眼儿：“你有什么了不起？”心里虽然这样骂着，可是还得找吴三爷爷去想办法。不等我去找吴三爷爷，这时候吴三爷爷早就到前院来了。吴三爷爷一眼就看见我正站在鸟儿笼子下边向鸟儿“低头认罪”。吴三爷爷笑了笑，三哄两哄，那只倒霉的百灵就唱起来了。

正好，外面车铃响了一下，吴三爷爷迎出去：“老太爷，你老回来了。”应声，我爷爷就走进院门来了，走在我爷爷的身后，吴三爷爷还对我爷爷说：“小弟估摸着爷爷快回来了，就从后边跑出来，说是迎接爷爷的呢。”说着，爷爷向我看了看，拉着我的手，就走进他房里去了。

吴三爷爷善良，他爱侯家大院里的每一个人，他爱侯家大院

里的一草一木。就是后来长大之后,我也是不好理解,吴三爷爷到底为什么对于侯家大院怀着这样深的感情。一个仆人,从斗争哲学的角度解释,受侯家大院的压迫、剥削,他应该对侯家大院怀有仇恨才对,他可能暗中在水里放毒,也可能一把火将侯家大院烧掉,或者指着爷爷的鼻子骂:“你这个无耻的吸血鬼,今天我要革你的命。”但事实和理论总是有距离,吴三爷爷不仅对侯家大院没有仇恨,吴三爷爷希望侯姓人家兴旺的心情,比侯姓人家的子孙还迫切,儒家文化的可怕,就在于它在主与仆之间,沟通了一种共通的心灵话语,在“主”的兴旺里,有“仆”的荣耀。

那一年,我只有五岁,在我的眼里,吴三爷爷已经是很老很老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吴三爷爷那时候也不过只有五十几岁,按现在的说法,那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再连任一届,如果有个合适的位置,说不定还有提升的希望呢。但吴三爷爷在我们侯家大院,已经是到了最高职务了,在仆佣系列里,吴三爷爷已经是顶天的人物了。

我们侯家大院的根本,还是主子系列。在主子系列里,我爷爷是一号,我老爸是二号,我是特一号,怎么我就是特一号了呢?因为我不讲理。

小到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人们全都把最不讲理的人视为是特一号,因为和他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也讲不通,于是就把他列为特一号,“特”在一边儿,谁也不和他一般见识,这样也就省去了好多的麻烦。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讲道理的地方,一个才五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不好讲道理的地方呢?而且世上有的人不讲道理,一种是他不明白道理,另一种是明白道理可他就是做不讲道理

的事；前一种人，譬如我，就比后一种人好办。我的不讲道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道理，譬如用竹竿儿打爷爷的鸟儿笼子，我只是想看看在笼子摇来晃去的时候，笼子里的鸟儿是个什么状态，本质上还是一种求知欲；而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明明知道笼子摆动的时候鸟儿很不舒服，但他们就是故意把笼子摇过来摇过去，就是看着你不舒服找乐。当然也有人就是故意把你锁在笼子里，再把你摇得天晕地转，然后趁着你糊里糊涂的时候，做他们见不得人的事。

这些都是闲话，还是说侯家大院金枝玉叶的故事吧——

在侯家大院金枝玉叶系列当中，我最小，所以深受各界人士的特殊喜爱。直到现在，我也是闹不清楚，侯家大院金枝玉叶系列到底有多少成员？当然，出类拔萃的人物，终生不会忘记，这里面有我的六叔萌之，还有后面要说到的桃儿姐姐，还有我的苓儿姐姐、茵儿姐姐、菊儿姐姐，还有我的松哥。别人呢？唉哟，成群结队，一群一群的，每到侯家大院办红白喜事，小哥儿、小姐们，谁也数不清，我们的曾祖母去世的时候，重孙们戴两个“缨儿”，满府佑大街跑两个“缨儿”的重孙子，显得中国特强大。

我上面有哥哥，有姐姐，在我母亲房里的男孩子当中，我是老二，而且他们还说我是老三。我只有一个哥哥，本来我是当然的老二，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排列，我又应该是小四儿，无论怎么排，我也不应该是老三。可是我上面有一个娃娃大哥，人家是正根正叶的老大，连我哥哥都是人家的弟弟。这位娃娃大哥就坐在我母亲的床头上，圆圆的脸蛋儿，眉清目秀，比我可是漂亮多了，一双手曲放在胸前，两腿盘在一起，一坐就是一整年。春夏秋冬四季，按时给他换衣服，逢年过节，他面前还有一双筷子，吃饭的时候，我奶奶还招呼他一声：“好孙

子，跟奶奶吃饭来。”他也不吱声，也没有人把他抱过来，只这样，他就算是和我们一起吃过饭了，好在他也不挑食。

老天津卫，家家户户几乎都有这样一位娃娃大哥，何况我母亲过门之后，一连生了两个女儿，我老爸在他们那一辈上排行老大，我奶奶急于抱孙子，于是经过精心筹划，有一天我奶奶带着我母亲一起去娘娘宫烧香拜佛。娘娘宫，也就是天后宫，正名应该是妈祖庙。妈祖，是中国人共同的母亲，诗人们说，我们共有一个人母亲，啊！就是这位母亲。这位母亲生了好多好多的儿子，有好儿子，也有坏儿子，有做大总统的儿子，也有写小说的儿子，有左派儿子，还有右派儿子，这些儿子有时候特好，有时候就打得你死我活，无论他们谁把谁打倒了，然后再踏上一只臭脚，可是说到底他们还是一个母亲的儿子，所以，这才叫窝里斗。

我也是这位母亲的儿子，一个顶不济的儿子，提起来怪不好意思的。人家那些儿子都当上大官了，我直到退休，也还什么都不是，母因子贵，我没一点贡献，老娘没沾上我的光。没贡献也是儿子，不坑害老百姓、不做坏事的全都是好儿子。

我母亲要去娘娘宫敬香，前一天，我们的吴三爷爷就到娘娘宫去了一趟，他带去了我们家的布施。所谓的布施，就是现在说的赞助，用来修缮庙宇的，而且还在观音菩萨的金身上披了一件黄绢，然后又去求见方丈，说是明天侯家大院的大少奶奶要来敬香，方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吴三爷爷回来就向我奶奶禀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一早，我母亲和我奶奶坐在轿子马车里面，吴三爷爷和赶车的把式坐在轿子马车前面的高台上，马车后边还有一块木板，我母亲房里的丫鬟桃儿，背着身子坐在后边，马车下边还走着两个婆子，抱着香镬纸钱，赫赫扬扬地就到娘娘宫去了。